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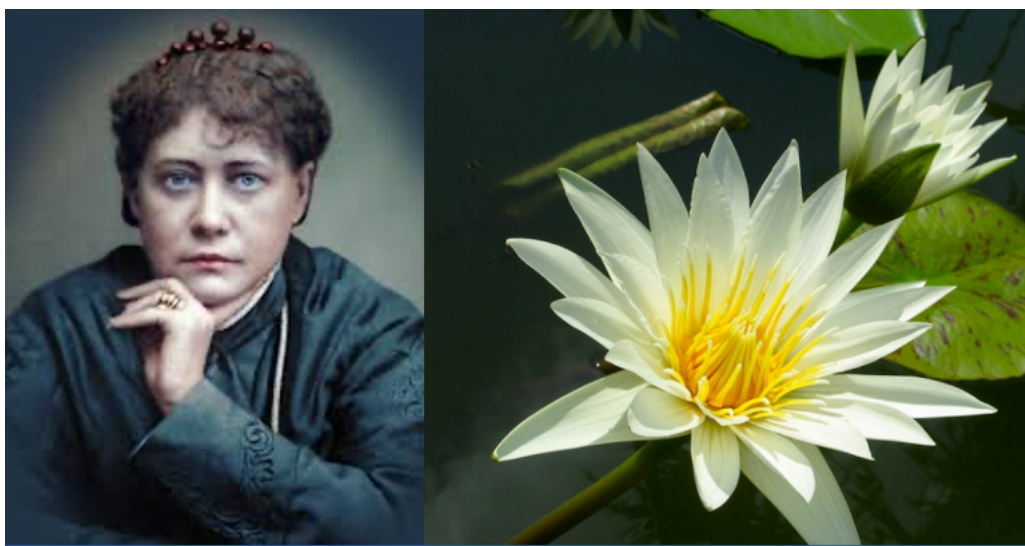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海伦娜·彼得罗夫娜·布拉瓦茨基传记

(1831 年 8 月 11 日 - 1891 年 5 月 8 日)

摘自 2025 年 4 月及 5 月《证道人》(The Theosophist) 杂志

作者：柯克·格拉丁 (KIRK GRADIN) | 白帆 译



值此现代证道学运动创立 150 周年之际，我们谨以此文纪念并缅怀这位历史上著名的杰出女性——海伦娜·彼得罗夫娜·布拉瓦茨基 (H.P.B.)。世界各地的证道学会所和社团每年都会在 5 月 8 日之前的那个星期日，即“白莲日”纪念她的逝世。选择这个名称似乎有几个重要的原因。首先，在她逝世一周年之际，位于马德拉斯（现金奈）的证道学会阿迪亚总部的白莲花长得异常茂盛。

莲花是一个古老的象征，既指宇宙，也指人类，它将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统一于一个符号之中。莲花的种子蕴含着未来植株的完整原型，象征着由内而外、从本体到现象的展开。莲花完全长成后，根扎入湖底的黑色淤泥，茎长于湖水中，花开于空中，令人联想到《寂静之声》中提到的三座殿堂。水面上迎着阳光绽放的白色花朵象征着光芒四射的灵性觉醒，白色象征着纯洁以及逻各斯对所有颜色的综合。

许多人认为，H.P.B.不仅仅是人们常说的“新时代之母”，更是那位慈悲无边的天界菩萨——莲花手菩萨——的众多信使之一。莲花手菩萨是本劫 (Kalpa) 的守护者，其象征是莲花。在藏传佛教中，莲花手菩萨被称为观世音菩萨，在中国佛教中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被称为观音菩萨。这位拥有众多名字和形象的菩萨，永远守护、祝福并协助一切通过奉献服务和践行开悟智慧的进化。

当我们研究布拉瓦茨基的生平和她所进行的探索时，我们会清楚地发现，我们无法将她与她留下的任何教诲、她所侍奉的真师们，以及整个师承链

(guruparampara) 区分开来，这些圣贤、改革者和灵性导师的一脉相承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根族和时代。我们也无法将她与人类大家庭中最受忽视、最受压迫、最迷失、最受唾弃和最被遗忘的成员区分开来。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她的教诲铭记于心，我们就无法将她与任何存在、任何生命原子或自然界中可见或不可见的王国（中的生命）区分开来。她试图通过对永恒的常青哲学的精彩、独特和直觉性的阐释，唤醒我们对万物的热爱和与万物的合一感。

以下简短的传记取材于多种资料，其中包括两本篇幅更长的传记：W. 金兰的《真实的 H. P. 布拉瓦茨基》（W. Kingland's, The Real H. P. Blavatsky, 1928 年）和西尔维娅·克兰斯顿的《海伦娜·布拉瓦茨基的非凡人生及其影响》（Sylvia Cranston's The Extraordinary Life and Influence of Helena Blavatsky, 1993 年）。根据他们的叙述，我们可以将海伦娜·布拉瓦茨基神秘的 60 年生命历程划分为 5 个主要时期：

1. 1831-1848 年：17 年
2. 1848-1873 年：25 年
3. 1873-1879 年：6 年
4. 1879-1885 年：6 年
5. 1885-1891 年：6 年

她生命中的第一个阶段是从 1831 年出生，到 17 岁离开舒适的传统家庭生活，转而进行不可抑制的灵性探索，通过作为真师的仆人和信使来实现她的人生使命。第二个阶段从 17 岁到 41 岁，共 25 年，鲜为人知。在这期间，她不知疲倦地多次走遍全球，在世界各地最偏远、最隐秘的秘传修行中心，勇敢地在奥义领域学习、成长和训练自己。根据克兰斯顿的记载，这期间她至少在西藏的隐秘圣地接受了真师们三年的直接训练。第三个阶段从她 1873 年第三次踏上美国土地开始。她在那里定居了六年，最终成为美国公民，并开始了更为公开的文学、组织和教学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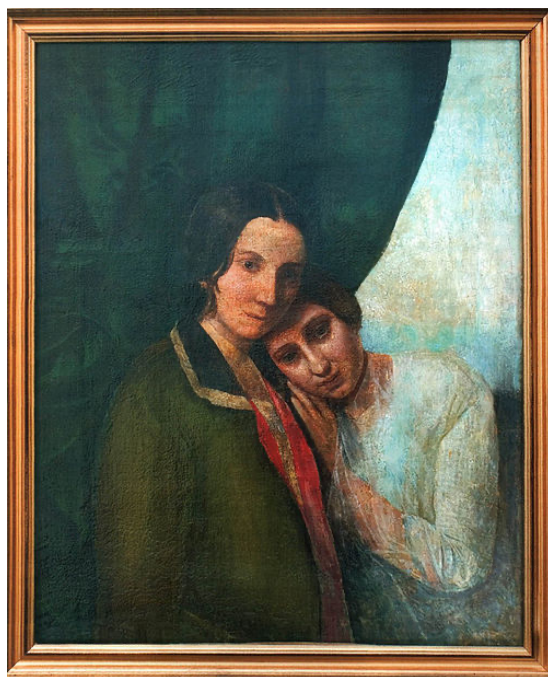
1875 年 11 月 17 日，证道学会在纽约正式成立，是这个阶段特别的高光亮点。在 1877 年撰写并出版了《揭开伊西斯的面纱》之后，她于 1879 年离开美国前往印度，标志着第四阶段的开始。在印度的这六年里，在她极具吸引力的传授和高超指导下，包括位于马德拉斯阿迪亚的证道学学会总部在内的数十个分会被建立。随后，在 1885 年，当她处于昏迷状态，被医生宣布濒临死亡时，但在她的导师的干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预下，她奇迹般地被挽回了生命。这次神秘的治愈使她能够在欧洲完成最后六年的巅峰努力，在此期间，她此生中最珍贵的主题文献和此生的金色目标如莲花般涌现。

1. 诞生至探索：1831-1848



两个海伦娜 —— 布拉瓦茨基和她的母亲

海伦娜·哈恩和海伦娜·布拉瓦茨基

(Helena Hahn and Helena Blavatsky) 1844-1845

1831 年 8 月 11 日午夜，海伦娜·彼得罗芙娜·哈恩（Helena Petrovna Hahn）出生于俄罗斯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Ekaterinoslav），这里如今被称为第聂伯罗

（Dnipro），自 1917 年起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她出身于一个贵族家族，家族成员来自德国和俄罗斯，她的姓氏“哈恩”字面意思是“公鸡”，在波罗的海传统中，与一位龙形的太阳神和火神有关。在乌克兰民间传说中，海伦娜的出生日期预示着她将拥有强大而神秘的力量，而且由于在她受洗时，主持洗礼的神父的长袍着火了，人们相信她的一生将充满挑战。

她的母亲是九世纪俄罗斯第一位沙皇留里克大公（Grand Duke Rurik）的直系后裔。海伦娜出生时，她的母亲只有 17 岁，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后来成为著名的小说家。海伦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专业教师和祖母海伦娜·帕洛夫娜·法捷耶夫公主（Princess Helena Palovna Fadeyev）的照顾和古典教育。海伦娜祖母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植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和音乐家，她学习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古典希腊作品并能流利地讲五种语言。H.P.B.在 15 岁之前就从祖母从保罗王子那里继承的图书馆里读到了数百本关于炼金术、魔法和其他奥义科学的书籍。H.P.B.的父亲彼得·冯·哈恩（Peter Von Hahn）是一位陆军上校，他经常从城市中心调到偏远的农村地区，这意味着即使在童年时期，H.P.B.也要经历 1000 英里的长途旅行，并受到各种各样的跨文化影响。

根据各方面的信息，H.P.B. 早在孩童时期就拥有心灵感应能力，并且是一位天赋异禀的灵视者，能够观察并与自然界中隐秘的生灵和维度交流和互动。她的姐姐维拉写道：

对于海伦娜来说，整个自然界似乎都充满了一种神秘的生命……她能听到每一个物体和形式的声音，无论是有机的是还是无机的；在别人眼中看似空无一物的地方，有着唯有她才能看到和听到的一些神秘的力量，甚至鹅卵石、霉菌和腐烂的磷光木块这些看得见但无生命的东西，她都视为一种存有而拥有意识。

她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接触感应师，会用与周围物品、人工制品和动物相关的长篇故事吸引其他孩子，就仿佛她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此外，她后来写道，从四岁起，她就能让铃铛响起，移动家具和其他物品，而这一切都完全是通过她的星光体，而非肉体实现的。

一些不为家人所知的智者也关心着她的福祉。据 A. P.辛尼特说，从她最早的记忆开始，H.P.B.每天都会“看到一位成熟守护者的形象，他威严的外表占据了她的想象……在后来的生活中，当她见到活生生的他时，她对他的了解就像是在他的监护下长大的一样。”海伦娜童年时期曾多次以神秘的方式获救，显然是因为她的导师的及时介入。

H.P.B. 小时候性格顽皮、难以控制，脾气火爆。她充满“敏锐的幽默感和绝顶的才智”，喜欢“开玩笑、戏弄他人和制造骚乱”。据说她的笑声闪耀着无与伦比的真实和活力。那种充满感染力的童真快乐伴随她一生。她也对那些被忽视和受压迫的人怀有真挚的同情。纳迪亚姑妈告诉辛尼特，即使在童年时期，她就对阶级特权和虚荣的贵族身份表现出明显的漠不关心。相反，“……她所有的同情和吸引力都投向了下层阶级的人。她……总是喜欢和仆人的孩子们玩耍……人们必须时刻看着她，生怕她会跑出家门，去和衣衫褴褛的街头男孩交朋友……她是如此善良，如此勇敢，她愿意把一切都施舍给有需要的人，为朋友做一切，并决定采取任何行动来保护受伤的人”，而“她从不为别人对自己所做的邪恶和伤害而耿耿于怀”。同时，“没有哪位老学者能比她更勤奋地学习；无论谁也无法说服她放弃阅读书籍，只要有这种冲动，她就会日夜不停地读书。”她不顾忌当面告诉别人她对他们的真实看法，这让她的长辈们非常尴尬。这也是她成年后保留的一个特点，她不愿意纵容她所遇到的任何人身上虚假自我的虚伪礼貌与伪善。



2. 环球训练：1848-1873



H.P.布拉瓦茨基（1850 年）

H·P·布拉瓦茨基进一步挑战了所有传统的期望，以及她本应拥有的奢华舒适的有文化的生活。在 17 岁时，她逃离了家庭、丈夫和家庭生活，去寻找她在一封信中所说的“哲人石”，以及那些能向她展示“灵魂与精神合一”的道路或秘密的人。我们知道她首先游历了欧洲、希腊和中东。在开罗，H.P.B.结识了阿尔伯特·罗森博士（Dr Albert Rawson），他著有多部关于宗教、语言文学和考古学的书籍。她向他透露，她“正在从事一项有朝一日将人类从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工作……这项工作不是我的，而是那位派我来的人的。”尽管当时在中东的她只有 19 岁，她后来写道：

“我虽与苏菲旋舞僧、黎巴嫩山的德鲁兹教徒、贝都因阿拉伯人和大马士革的伊斯兰圣徒生活在一起，但我却找不到它（哲人石）”¹。

转折点出现在 1851 年，这一年世界博览会在伦敦海德公园举办，著名的水晶宫里展出了各国最新的科技和物品。由于发誓要对此事保密，直到 H.P.B.去世两年后，这场意义非凡的会面才被公众所知。在出席博览会的东印度代表团中，有一位身材高挑的印度绅士，她一眼就认出他是她的导师、守护者和“受祝福的真师”。“他谈到他即将开展的一项工作”，需要她的“合作”，而她也将会因此受到舆论的攻击和诽谤。她被告知，“为了准备这项工作，她需要在西藏待三年”。她后来回忆道，从那天起，她所做的一切都严格遵循她的上师的要求。从那一刻起，她非凡的精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都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始终服务真师们。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同年，她前往加拿大和美国，并从德克萨斯州前往墨西哥，再到中美洲和南美洲。可能在洪都拉斯附近的一所真正的神秘学校附近，她遇到了一位印度弟子，并与其一起乘坐轮船绕过非洲南端，抵达锡兰和孟买。在印度，她男扮女装，因为女性独自出行是不被接受的。她试图经由尼泊尔进入西藏，但遭到阻挠，后来一位阻止她的英国少将证实了这一点（克兰斯顿，50）。

1854 年，23 岁的 H.P.B. 回到英国。据维拉说，她因为合同的关系在那里滞留了一段时间。“凭借其杰出的音乐天赋，她成为了爱乐乐团的成员。”在伦敦期间，她又两次意外地与她的上师短暂会面。同年，她又横渡大西洋来到纽约，然后前往芝加哥，在那里她跟随“移民大篷车”穿越了大平原、落基山脉和内华达山脉，完成了一次危险的旅程。当时，美国只有 33 个州，横贯大陆的铁路尚未建成。

从旧金山她再次乘轮船前往东方，并于 1856 年第二次抵达印度，当时她 25 岁。这次她不仅与真师们、他们的弟子和徒弟们见面并一起旅行，还得以经由克什米尔进入西藏。KH 真师在给辛尼特的一封信中提到，H.P.B. 在印度与她的上师们会面时，她的“狂喜”是如此强烈，以至不得不暂时让她进入深度睡眠，否则“她的肾脏、肝脏和‘内部’的一些血管会破裂”。² 她以“拉达·拜”（Radha Bai）为笔名，在一系列文章中描述了这两次印度次大陆之旅中发生的一些非凡、神奇和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这些文章几年后发表在莫斯科的流行杂志上。这些内容被翻译成英文，与后来发生的事件相结合并汇编成册，最终定名为《来自印度斯坦的洞穴和丛林》（From the Caves and Jungles of Hindustan），于 1892 年出版。2012 年，俄罗斯作家、历史学家和印度学家亚历山大·森克维奇（Alexander Senkevich）写道，布拉瓦茨基的这些散文在俄罗斯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称其为一部“令人羡慕的博学之作”，一部针对特定国家的百科全书，“至今仍未失去其对英国殖民统治进行客观评估和谴责的科学价值”，以及一部“反映印度精神世界诸多面向”和“印度传统社会”的“心理文献”。

显然，她的使命要求她从经验和形而上学的角度，直接学习人性的复杂性和可能性，无论是善是恶，还有白魔法和黑魔法的本质。回到俄罗斯后，她游历高加索地区，据说在 32 岁时，她从一场漫长的与死亡的搏斗中走出来，更加有驾驭自身的能力，并掌控了所有低级的力量。

1867 年，她不畏艰险，前往意大利门塔纳（Mentana），协助吉拉波第（Giribaldi）的革命军，试图将罗马从天主教教皇的掌控中解放出来。后来，她向奥尔科特展示了（她受的伤），她的手臂在战斗中被马刀打断了两处，她的肩膀和腿上还嵌有火枪子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仅一年后，她就再次陪同她的真师前往印度。从 1868 年开始，她第一次在西藏长期居住。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在《秘密教义》中，H. P. 布拉瓦茨基解释说，1357 年，阿弥陀佛（即无量光无量寿佛，也是通过释迦牟尼佛显示的同一逻各斯层次的生灵）的一缕光芒，在西藏显现为圣师宗喀巴。为了净化、保存和弘扬智慧宗教，他创立了格鲁派，最终衍生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传统。七次脉冲在每个世纪的最后 25 年中展开，真师们在这期间努力通过思想和灵性的复兴，让人类为迎接遥远的第六次根族做好准备。宗喀巴的亲传弟子根敦主巴（Gedun Drupe），被追授为第一世达赖喇嘛，他在 1447 年创建了扎什伦布寺，这座寺院也成为整个西藏规模最大、最有活力的寺庙。正是在扎什伦布寺附近的班禅喇嘛的秘密图书馆和隐居处，H.P.B. 研读了构成《秘密教义》和《寂静之声》核心的秘义经典。（克兰斯顿，14，422-425）

3. 创立证道学学会：1873-1879



H.P. 布拉瓦茨基（1877 年）

回到欧洲后不久，H.P.B. 接到命令再次前往纽约。她第二天就出发了，但放弃了头等舱的船票，购买了四张三等舱船票，以便搭救一位贫困的妇人和她的两个孩子。这无疑是一场噩梦般的航程，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她在甲板下度过了两周。1873 年 7 月 7 日，她抵达纽约，安顿下来，过着简朴的生活，并开始结识那些对通灵现象研究最为深入的人士。这标志着她在美国六年活动生涯的开始，并让她于 1874 年结识了亨利·S·奥尔科特（Henry S. Olcott）和威廉·Q·贾奇（William Q. Judge）。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这次初次会面彻底改变了贾奇的人生，并深刻地影响了证道学运动。见证了“H.P.B.雄狮般的目光和钻石般的心灵”后，贾奇在很多晚上向她学习。他写道：“从午夜到凌晨四点，……是充满荣光的时光，聆听那些到来的悟道之人的教诲……在万籁俱寂之时，他们一小时一小时地讲解……关注着我们，指导着我们”。

HP·布拉瓦茨基早年在美国参与通灵团体（spiritualistic groups）的情况经常被曲解。当时，通灵术（Spiritualism）在欧美风靡一时。甚至在林肯总统的白宫里也举行降神会。一方面，HP·布拉瓦茨基深知通灵现象有助于唤醒现代科学，使其认识到人类本质中隐藏的层面和潜在的能力。另一方面，她和贾奇在其著作中反复指出，通灵术现象本身是如何被通灵主义者误解的，而通灵术在东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巫术，是一种极其危险的黑魔法，对道德和精神发展具有毁灭性的影响。

1875年7月，H.P.B.的剪贴簿显示“来自印度的命令，要求直接建立一个哲学-宗教学会，并为它选择一个名字，而且要选择奥尔科特。”尽管其他人试图将学会的命名归功于自己，但七个月前，H.P.B.在给康奈尔大学科森教授（Professor Corson）的一封信中首次使用了“证道学（theosophy）”一词（克兰斯顿，117），作为一种向人类揭示“神圣本质的最深处，并向他们展示将所有事物联系在一起的真正纽带”的体系。

在成立的最初两年里，证道学学会（TS）几乎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尽管H.P.B.在其被称为“喇嘛寺”的家中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络绎不绝的访客。奥尔科特写道：“访客的社会等级不受任何限制；无论贫富，基督徒、犹太教徒还是无宗教信仰者，无论博学者还是没文化的人，我们都同样热情地欢迎他们，耐心地招待他们……H.P.B.是一位如此尊贵的贵族，在最高层社会也能游刃有余；同时她也是一位如此彻底的民主利他主义者，即使是最卑微的访客，她也会热情地款待他们。”

她也开始了非凡的创作，在当地报刊发表文章，同时专心致志地写作她的第一本书。在西藏的导师的指导下，她学会了读写英语，三年内，她撰写并出版了1,200页的两卷本著作《揭开伊西斯的面纱：解开古代和现代科学与神学奥秘的万能钥匙》（Isis Unveiled, a Master-Key to the Mysteries of Ancient and Modern Science and Theology）。虽然她被禁止透露后期作品中包含的许多证道学教义，但据说这本书“点燃了知识性的狂热”，并在美国和英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版1,000册在10天内售出，此后又印刷了数十个版本。贾奇陪同她签署出版合同。“签署那份文件后，”他后来写道，“她在街上对我说，‘现在我必须去印度了。’”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佛教学者、般若部经典（Prajñāpāramitā）译者爱德华·孔泽博士（Dr Edward Conze）认为，1875 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年份。在此之前，欧洲文明似乎无比强大，甚至连印度、锡兰和日本受过教育的人都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西方体系。基督教传教士期待着迅速实现大规模皈依。然而，孔泽博士写道，证道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加速了亚洲宗教知识向西方的流入”，并“恢复了亚洲人摇摆不定的思想中的自信”。他指出，来自俄罗斯、美国和英国的证道学者“出现在印度教徒和锡兰人中，声称他们对东方古老智慧的钦佩”。

4. 印度：团结与兄弟情：1879-1885



布拉瓦茨基在印度与证道学学会会员（1884 年）

H.P.B.继续在印度进行着不懈的奠基性工作。1889 年，她写道：

“当我们于 1879 年 2 月抵达印度时，印度半岛上的各个种族和教派之间还没有团结，没有共同的公共利益的意识，也没有意愿去寻找古代印度教各教派之间，以及他们和伊斯兰教、耆那教、佛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相互关系... 社会和宗教，以及物质生活和身体上的差异，似乎滋生了无法克服的种族仇恨、宗派间和社会性的对峙……十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什么？……整个印度的团结和兄弟情谊取代了过去的分裂，仅在印度，我们（证道学）学会就成立了 125 个分会，每一个分会都是我们博爱理念的核心，一个统合宗教和社会的中心。”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她接着列举了该学会及其成员对印度文化产生的诸多具体影响——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成立、无宗派印度教和佛教的复兴、教育实践的进步（学生更加了解古老祖先的教义及其科学基础），以及人们对梵语和梵文学兴趣的普遍复苏。她写道：“我们所有成功的关键在于她所说的奥义主义（Occultism），即我们对更高自我的认识——无色无形、世界性、无宗派、无性别、超脱世俗、利他——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工作。”因为只有这种神圣的确信和使用直觉才能触动人心，“扫除旧的障碍”，并使“国家统治者远离自私的战争和征服计划”。

仅在 1883 年，《证道人》（The Theosophist）上的文章就为她最终长达十四卷的全集增添了 700 多页。这时，证道学学会已拥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其会所遍布所有发达国家。其日益壮大的成功也体现在像达摩达·K·马瓦兰卡（Damodar K. Mavalankar）和巴瓦尼·香卡（Bhavani Shankar）这样的真正“弟子”（chelas）的出现。这体现在西方对东方哲学和比较宗教学日益增长的接受度，以及本土佛教徒、印度教徒和其他东方传统对其自身神圣经典和传承的重新尊重。与此同时，奥义学的灵性脉冲也吸引了人性的阴暗面。

所有伟大的灵性导师或道德改革者都会挑战人类心灵深处的狭隘判断和偏见。HP·布拉瓦茨基受命带入世间的秘义智慧，同时也对任何停滞不前、宗派主义、自封恐外，或以任何方式损害人类内心涌现的哲学神秘主义和利他主义浪潮的思想形态或人构成了沉重的打击。反对力量众多，有的来自各个传统中骄傲而坚定的宗派主义者，有的来自缺乏洞察力的东方学家，有的来自信仰通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科学的人士，还有的来自她本人给予最大帮助的人。

一些最令人意外、最具破坏性的攻击来自学生、所谓的“帮手”以及证道学运动内部同僚的流言蜚语、诽谤、猜疑、嫉妒和野心。在看不见的层面上，战斗无疑是最激烈的。她的导师解释说，并非印度的气候对布拉瓦茨基的健康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而是那些给她贴上骗子标签、损害她道德和思想信誉的势力，屡屡让她在这一世的使命中受挫。然而，对于那些接受这些不可避免的考验的人来说，其益处是不可估量的，正如在布拉瓦茨基生命最后几年与之共同生活的瓦赫特迈斯特伯爵夫人（Countess Wachtmeister）所透露的那样：

“我从未见过她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两个人。她能一眼看出每个人性格中的弱点，而她探究这些弱点的方式也令人惊叹。那些与她日常接触的人，逐渐获得了对“自我”的认知；而那些选择从她务实的教学方式中受益的人，则取得了进步。但对她的许多学生来说，这个过程令人难以接受；因为直面自身的弱点从来都不是一件愉快的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事；因此，许多人都对她敬而远之，但那些经受住考验并始终忠于她的人，会在其自身发现唯一能通往奥义学的内在发展。”（克兰斯顿，293）

1882 年新年前夕，一位陌生人拜访了住在阿迪亚印度总部的 H.P.B.。从此人的背景来看，人们认为他不太可能主动与她会面。他名叫贾甘纳提亚（R. Jagannathiah），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是个作家，也是非宗教期刊《哲学探究者》（The Philosophic Inquirer）的撰稿人。他既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也是英国国家世俗协会的成员。他精心准备了与 H.P.B. 的会面，打算提出他所能想到的最困难和最不可解的问题。

马瓦兰卡在阿迪亚中心主楼的会议厅里第一次将他介绍给 H.P.B.。当时 H.P.B. 坐在一把椅子上，周围围着一小群学生。贾甘纳提亚这样描述那次改变命运的相遇：

“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她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在她浓重的眉毛下，有一双闪闪发光却又令人敬畏的眼睛。她身为女人，言谈举止像男人，外表像是来自地球，内在则实为天人……“啊！”她大声道，“我知道你有一天会来找我。”我问她，既然她是证道学者，而我是无神论者，她怎么会期待我来见她呢？她让达摩达先生拿来她的剪贴簿，给我看了我关于“迦毗罗、佛陀和商羯罗（Kapila, Buddha and Shankara）”讲座的一些剪报，并说她正在仔细阅读我为《哲学探究者》撰写的文章，她很欣赏这些文章，因为它们体现了对真理的探究精神。由于世俗主义无法满足我更高的追求，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会去找她，以进一步探究最重要的问题——生死之谜。”

贾甘纳提亚惊呆了。H.P.B. 问他想问什么。贾甘纳提亚逐个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她回答了每一个问题，并且每一个回答都极其详尽和令人满意。那天她花了将近三个小时解答我的问题。她用大量事实来支持她强有力且无可辩驳的论点，这些事实来自历史、哲学和科学，大大超出了我可怜的智力。

所有听众都听得入迷了。她回答中有一个特别之处，我实在不能忽略。她对各种主题的掌握如此精湛，以至于在她的回答中，所有旁枝的问题都被考虑到并一一解答。第二天和第三天，我们面对着同样的听众，一连聊了好几个小时；随着我的问题越来越难，她给出的回答也越来越出色、令人满意，我的兴趣也与日俱增……第三天，在回答完我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运用所有的无神论知识想出的问题后，她兴致勃勃地问我还有什么要说的。我爽快地、毫无保留地回答说：“我的存货已经用完了”，这引得全场一阵哄笑。”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我原来的想法是，证道学就像世界上的许多宗教一样，而 H.P.B.的知识和智谋可能比普通学生略胜一筹。在这个草率的想法的鼓舞下，我想去发难，结果被打垮。我很高兴被她打败，因为我的失败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收获，她让我看到了当时我的思想是多么站不住脚。短短三天，她就粉碎了我七年来的无神论知识……”

这位才智、智慧和力量皆高超的人问我对证道学的看法，是否愿意加入证道学学会并支持这场运动，并问我是否确信证道学的真理。她说，她奉她的导师——一位印度真师——的旨意创立了证道学学会来传播神智（Brahma-Vidya），即智慧宗教。但令她遗憾的是，许多聪明博学的印度人对这场运动敬而远之，并因她西方人的血统而对她抱有疑虑。

我欣然回答，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加入这神圣的事业，为之努力，甚至献出生命。从那时起，我一直如此努力……始终铭记着我对 H.P.B. 的神圣承诺。她打开了我的视野，照见了我的无知。她让我注意到了深藏于东方智慧宝库中的珍贵而闪耀的知识宝石。她非常慈爱地、慈母般地建议我阅读《奥义书》（Upanishads），这本书是叔本华（Schopenhauer）所谓的“对生与死的慰藉”之书。“（克兰斯顿，239）

6·主要的教义——形而上学与伦理学：1885-1891



布拉瓦茨基在伦敦梅布尔·考林斯的家 Maycot (1887)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HP·布拉瓦茨基生命最后六年涌现出的兼具理智、直觉和文学性的作品，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令人震惊。在 H.P.B. 离开印度乘船前往欧洲时，《秘密教义：科学、宗教与哲学的综合》（The Secret Doctrine: the Synthesis of Science, Religion and Philosophy）就在创作之中。H.P.B. 身边的人都清楚，她本人也始终坚持，她的作品绝大多数内容都是通过她背后两位真师的远程编辑、监督和口述完成的。通过她孜孜不倦的努力，几千年来一直秘而不宣的灵性秘义的核心——“普世兄弟情”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基础，如今首次以英语向公众呈现。

“毋庸置疑，这本书并非《秘密教义》的全部，而是节选的某些基本教义……这部作品的目的可以这样表述：表明自然不是“原子的偶然相遇”，并在宇宙的体系中赋予人类应有的位置；拯救作为所有宗教基础的古老真理，使其免于堕落；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作为所有宗教共同基础的根本合一性；最后，表明现代文明社会的科学从未触及过的自然的奥义一面。”

《秘密教义》

HP·布拉瓦茨基解释说，衍生出《寂静的声音》和《慈岩之书》（The Stanzas of Dzyan）（构成《秘密教义》的基础）的这一系列书籍，最初是用森扎尔语

（Senzar）记录下来的，这种语言至今仍不为现代语言学家所知。这些书籍记录了大约一百万年前，神圣的生灵在中亚口述给“光之子”的话语。如同天界浩瀚的光之河，每个国家最伟大的入道者都在传承太古时期，在我们行星链的第一根族诞生之初，由神般的生灵传授的知识。

她解释说，历史上所有著名的圣人都源于这股光芒四射的洪流。在古埃及和希腊的秘仪学校、克里希那、佛陀、毕达哥拉斯、基督以及其他众多圣贤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未曾中断的智慧真师的传承。她写道，“真知”（Dzyu）——由全人类传承下来的“对永恒真理和本源之因的知识”——是“五智佛（天使）集体智慧的体现”。在语音上，她将慈岩（禅，Dzyan）与 Djan 或智（Jnana）联系起来，意为“通过冥想和知识改造自我”，通过这种方式，第二次或内在的重生是可能的。

《慈岩之书》中关于人类起源的十二个偈颂，如同关于宇宙起源的七个偈颂一样，都附有相互关联的注释，并辅以对神话、象征、科学和哲学的详尽阐释。要清晰地理解其整体框架并非易事，部分原因在于它刻意具有难度。书中充斥着大量的隐晦、重叠的陈述和各种相互交织的分类，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不同的术语。《秘密教义》中有一种暗语，旨在激发菩提体的直觉，并消除低级心智进行总结、分类，甚至形成概念的倾向。（R. N. Iyer）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出版的《秘密教义》在 1888 年很快售罄，并印刷了新版。一年后，又出版了《寂静的声音》，这是 H.P.B. 从达罗毗荼语泰卢固语（Dravidian Telugu）写的文献中凭记忆翻译的一部篇幅更大的奥义论著的片段。在此书中，菩萨道中一些崇高的伦理道德，此前只有通过“入道”（initiation）才被开示，如今以富有感染力的诗句的形式，用多维度、富有内涵的方式，被带到了西方。

在伦敦的最后几年，她还结识了神秘主义者、艺术家兼作家乔治·威廉·罗素（George William Russell）和莫罕达斯·K·甘地（Mohandas K. Gandhi），两人后来都成为了证道学会的会员。罗素真诚而富有同理心的魅力、令人感动的语言表达以及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鼓舞了包括贵族阶层、推动爱尔兰文艺复兴的创意人才，以及爱尔兰乡村贫民在内的所有人，使他深受爱戴。尽管他本人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但在生命的尽头，他将这一切归功于 H.P.B. 和 W·Q·贾奇营造的“氛围”。当时 21 岁的甘地还是一名法学院学生，他受证道学者的启迪，意识到了《薄伽梵歌》的重要性，后来他表示《证道学要诀》是影响他人生和思想的核心因素之一。

在她渐入峰巅的事业中——就在她去世前两年，H.P.B. 在伦敦建立了证道学学会的国际秘义学校（Esoteric Section）的总部。总部仿照跨喜马拉雅山区的见习弟子传统，旨在支持和滋养外部机构事业，维护真师们的核心地位，并培养一批坚定的核心弟子，通过严格的纪律、考验和要求，践行菩萨道的理念来服务人类。《寂静的声音》简洁地概括了这一理念：“为造福人类而活着是第一步。”

她在著作中多处预言了将在 20 世纪最后 25 年接替她的信使，最引人注目、最具体的是在 1889 年出版的《证道学要诀》的最后几页。《证道学要诀》成为她对现代证道学运动的哲学和性质的最后、最简洁但最易懂的总结。

与她之前的著作截然不同，（在这本书中）证道学的核心内容在她与一位对奥义哲学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西方学生的对话中展开。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初学者来说，没有比这更精彩、更可靠的关于（证道学）教义及其术语的介绍。

她去世后，她最忠实的弟子和最真诚的朋友 W·Q·贾奇在悼词中总结了未来：

“她的目标是提升这个根族。她的方法是逐步引领这个世纪的人类心智；她找到并教育了少数理解秘密科学的伟大，愿意致力于服务“伟大的人类孤儿”，并能够满怀热情和智慧地继续她的工作的人；建立一个学会，无论其本身是多么的小，但这个学会的努力会将智慧宗教的思想、教义和术语注入当今时代的思想中，以便当 75 年后的下个世纪，新的信使再次来到这个世界时，会发现学会仍在运行，（证道学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的)思想已经广为传播,(证道学的)的术语已经准备好表达和体现不变的真理,从而使她从 1875 年以来用语言难以表达的千辛万苦所建立的事业,面对的那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对于新人来说更容易些。”



H.P.布拉瓦茨基(1889 年 1 月 8 日)

尾注

1. 《现代证道学运动创始人海伦娜·布拉瓦茨基的非凡人生与影响》，西尔维娅·克兰斯頓著，1993 年，纽约 G. P. Putnam's Sons 出版社出版，第 43 页。
2. 《真实的 H. P.布拉瓦茨基, 证道学研究及一位伟大灵魂的回忆录》，W. Kingland 著，沃特金斯书店出版，1928 年，第 89 页。

作者简介：

柯克·格拉丁先生(Kirk Gradin)自 1979 年起成为圣巴巴拉联合证道学会会的会员，他为《真知》(VIDYA)杂志和其他出版物撰写了许多文章，在不同的证道学场所进行多媒体演讲，并共同创立了 Studio Vach，这是一系列关于证道学核心主题的播客和视频。